



大寨人的故事

蔡桐華



寒人的故事

大寨人的故事

《大寨人的故事》编创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

内 容 提 要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大寨的道路，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

《大寨人的故事》，是从各个侧面反映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从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各个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业绩。

故事的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朴实、生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大 寨 人 的 故 事

《大寨人的故事》编创组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197,000字

1972年9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2版

1976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5,001—745,000

书号 10168·77 定价 0.45元

“农村版图书”出版说明

遵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的教导，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作为“农村版图书”出版，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

“农村版图书”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根据党的政治任务、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农村版图书”的内容，包括政治读物、社会科学基础读物、文学艺术读物、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

选编“农村版图书”是件新的工作，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

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

目 录

“老少组”战胜“好汉组”.....	1
办 社.....	24
牲畜折价.....	53
三战狼窝掌.....	69
雨猛青松挺.....	95
风狂红旗舞.....	126
英雄战石窝.....	167
赵小和.....	183
接鞭子.....	195
女民兵.....	206
让马车.....	219
卖谷草.....	230
新套套.....	239
大寨精神代代传.....	253
昔阳盛开大寨花.....	265

“老少组”战胜“好汉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咱贫下中农积极响应干起来！学大寨人，立大寨志，走大寨路，创大寨业，把全国农村办成大寨式的新农村！大寨人的故事有千千万，咱今天先讲一段“老少组”战胜“好汉组”的故事。

一九四六年春，山西省昔阳县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热潮。在离昔阳县城东南十里地的虎头山下，更是人欢马叫，热气腾腾。大寨村的两个互助组，早已在虎头山下摆开阵势，展开了激烈的两军对垒。

这两个互助组，一个叫“老少组”，一个叫“好汉组”。“老少组”总共十户人家，组长陈永贵是一个强劳动力，其余九户组员是四个年过半百的老汉，五个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娃娃，他们都是贫雇农。“老少组”虽然老的老，小的小，但个个精神饱满，意气风发。

可能有人要问，大寨村的贫雇农怎么老的就是胡子一把，小的尽是娃娃，青壮年到哪里去了？原来，大寨村的贫雇农在解放前受苦深，革命斗争性坚决，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给八路军送信，送公粮，闹“支前”，日本鬼子把大寨村看作眼中钉。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疯狂扫荡，一下子杀害了村里四十多个青壮年。一九四五年昔阳县解放后，广大贫雇农翻身不

忘毛主席，幸福感谢共产党，为了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大寨村又有二十多个贫雇农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来，贫雇农的青壮年当然就少了。

“好汉组”也是十户人家，多数是富裕中农，组员年龄都在三、四十岁上下，个个身强力壮。

“好汉组”以他的农具好、牲畜好、劳力好、土地好而得名。“老少组”十户人家没有一根驴、马毛，就是以他的老老小小而起号。“好汉组”兵强马壮，农具齐崭，说战胜“老少组”是十拿九稳。“老少组”成员虽是老老小小，缺这没那，但思想好，人心齐，也说战胜“好汉组”是肯定无疑。旁观的人认为“好汉组”战胜“老少组”不算希奇；“老少组”要战胜“好汉组”要替他们捏一把汗。

那末大寨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个互助组呢？“老少组”在劳力、畜力、土地和农具等方面都不如“好汉组”，为什么偏要与“好汉组”竞赛呢？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组 织 起 来

大寨在解放前是一个人穷、地穷、村子穷的穷山沟，全村七百多亩土地，倒有四千八百多块。真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一亩土地十几块，旱、涝、风、雹灾情多。好年景，亩产也打不下七、八十斤粮食，一遇到灾害，收的粮食就寥寥无几。全村六十多户人家，百分之七十是贫雇农，常年给地主、富农扛长工，打短工。穷得：扛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一九四五年，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解放了昔阳县，红太阳照亮了虎头山。打倒了地主、恶霸，贫雇农分得了土

地、房屋，但是，有些贫雇农由于家底薄，劳动力少，遇到天灾人祸，无力抵抗，日子仍旧过得很苦，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得不靠给富裕中农打短工、借债来维持生活。

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关于“组织起来”的英明指示，给解放区的贫雇农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寨村的贫雇农个个欢天喜地，热气腾腾。当时大寨村的领导人陈永贵同志，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到组织互助组上了。

这天早晨，陈永贵吃过早饭，就到村公所去商量办互助组的事情。

他走到村公所，村干部也都到齐了。大家把各自的情况交换了一下，认为群众已发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研究起互助组的组织工作来了。这时，忽然听见门口有人说：“永贵叔，我也要参加互助组！”陈永贵抬头一看，是贫农梁便良。梁便良已经十六岁了，个子长得不高，看起来好象十二、三岁。他很小母亲就死了，跟着他那个瞎眼的老父亲，在旧社会里不是给地主放牛、放羊，就是去讨吃要饭。解放了，他家分到了土地，但不能耕种，还得靠借债来维持生活。党号召组织起来，他高兴得不得了，便同老爹商量，要求入组。但他老爹愁自家少劳缺力，缺这没那，如果冒冒失失地要求入组，人家不同意咋办？因此叫便良等等再说。可便良看着人家都报名入组了，心里急得慌，就瞒着他爹跑到村公所来找永贵要求入组。陈永贵见梁便良这样焦急，心里感到欢喜，却故意慢吞吞地说：“你说说，为啥要参加互助组？”梁便良十分认真地说：“响应毛主席号召，走集体化道路！”陈永贵满意地放声大笑着说：“好！算上你一个。”梁便良见批准了，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家，把喜讯告诉他老爹。他老爹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嘴里不住地说：

“这下可有办法了，这下可有办法了。”

梁便良刚走，门口又有人来了。谁？老贫农贾耕云。贾耕云六十多岁，胡子一把，头发花白。旧社会夺去了他的亲人，单家独户搞生产，身体还经常有病，生活相当困难。现在村里要成立互助组，但他起先怕互助组里不要老汉，所以不敢报名，后来听说有几个老汉都入了组，他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村公所里来找陈永贵报名入组。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贾耕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咧着嘴，笑着回家了。

耕云老汉走后，陈永贵和村干部一合计，报名参加互助组的正好有二十户，就决定先把这二十户人家组织起来。

当天下午，大寨第一个二十户的互助组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陈永贵被群众推选当了组长。组长在会上又作了一番动员，组员们也在会上表了决心。他们强调互助组员要团结一条心，扭成一股劲，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扎扎实实做好支前工作，搞好农业生产。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大寨村的贫雇农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

分 裂

俗话说得好：狗走千里要吃屎，狼走千里要吃人。大寨贫雇农欢天喜地庆祝互助组成立，富农分子贾用货却在一边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

贾用货，四十多岁，两道扫帚眉，一双三角老鼠眼，再加上满脸的鸡皮疙瘩，活象一只癞皮狗。土改时，农会征收了他多余的土地、农具、牲畜和房屋，他恨得眼里快出血，贫雇农欢天喜地搞互助合作，好象一把刀子扎在他的心窝里，他恨哪，千

方百计妄想破坏。这时贾用货狗眼睛“骨碌碌”一转，有了，要破坏互助组，先得去找富裕中农贾志发。

富裕中农贾志发，年纪四十刚出头。在解放前，贾志发虽然有比较充足的生产条件，但上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下有地主、富农的欺压，他那“发家致富”的美梦始终不能实现。解放了，这些障碍扫除了，他满以为可以舒舒展展地“发家致富”了。遇事他总要掂一掂分量，看一看轻重，便宜的事有他的份，吃亏的事，与他不相干。可是村里要成立互助组，他急得头上直冒冷汗，想参加，怕贫雇农沾了他的光，不参加吧，又怕往后雇不到短工，种不好自家的地。左思右想，拿不定主张。后来他听说参加了互助组，国家有生产贷款，他想：虽然自己不缺柴米，没短农本，但把这笔款子拿来放债，春上放一斗，秋后收二斗，岂不是做了一笔不要本钱的生意？再说，参加了互助组，只要自己见风转舵，拉上别人的劳力，替自己种地，不管饭，不管烟，比雇个长工还合算，他想到这里，抹了抹那撮八字胡子，不觉“哼哼，哈哈”地笑起来。贾志发就是抱着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思想参加了互助组。可是入组后，他的笑声听不见了，脑袋上又冒出了冷汗。为啥？因为他一看，参加互助组的组员，除了几个富裕中农外，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都是缺劳少力，要这没那，年纪大的胡子一把，年纪小的还是娃娃，靠这些人能替自己种地？工具还舍不得给他们使哩！再说贷款，共产党历来是先安排最困难的贫雇农，就是轮到自己名下，还不知是一升半把？贾志发想到这里，急得又抓头皮，又是叹气，吵得他老婆、孩子都不得安宁。

正在这时候，贾志发家的门突然“吱——”地一声被推开了，贾用货象老鼠一样窜了进来。贾志发一见是他，连忙板起

脸来说：“贾用货，你深更半夜地来干什么？这儿你少来！”贾用货眨了眨老鼠眼睛，轻声地说：“志发弟，本乡本土的，何必这样认真？”贾志发说：“你是富农，和咱怎是一家人？”说完，准备撵贾用货出门。贾用货却“嘿嘿”地冷笑了几声，阴阳怪气地说：“现在是地主没地，富农不富，只有你富裕中农有农具，有牲畜，还参加了互助组，给那些只有两只肩膀一张嘴，没有一根驴、马毛的人去使用，志发弟，你的思想真好呀！”这一句话可戳到了贾志发的痛处，他猛地站起来问：“你说的是互助组？”“嘿嘿，我不敢，我不敢……”贾志发不耐烦地说：“你有话就直说嘛，何必阴阳怪气的？”贾用货见已经抓住了贾志发的要害，于是，不等贾志发开口，就往炕上一坐，两条腿一盘，装了袋旱烟，点上火，一边抽，一边慢吞吞地说：“志发弟，我是为你着想，拿你上等的农具、牲畜、劳力去给人家使唤，人家能给你什么？”贾志发为难地说：“互助合作是共产党号召，咱不能不跟着走呀！”贾用货说：“那有什么关系，参加互助组不是要自愿互利嘛！你们几个有牲畜、有农具的在一起碰组，兵对兵，将对将，这才是自愿互利哩！”贾志发连忙问：“你的意思是说叫我们另外成立一个门当户对的互助组？”贾用货狡猾地笑了笑说：“我不过是随便瞎说，主意你们自己拿，嘿嘿……天不早了，我该走了。”说完，又“嘿嘿，嘿嘿”地奸笑着溜走了。

贾用货一走，贾志发的屁股上象扎了十七、八根绣花针，坐不稳，立不安，他想：对呀，拿我上等的劳力、农具、牲畜去给人家使用，人家给我的只是几个娃娃、老头，这自愿互利的“利”字在哪里？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大丈夫要当机立断。于是，他披了件衣服，就到另外几个富裕中农家去串门子商量了。贾志发还有个喜欢自吹的习惯，凡是他认为是对的事，不

论是谁出的主意，都要拉到自己的头上，这次贾用货的鬼主意当然也算他自己的了。另外几个富裕中农本来也不是真心实意地参加互助组，现在听贾志发这么一说，当然同意。但是，有一个名叫根小的富裕中农说：“单靠咱几户富裕中农成立个互助组，名声怕不太响亮吧？要是能拉上几户有劳力的贫雇农进我们的组，拿我们的农具、牲畜去换他们的劳力，咱吃不了亏，名气又响。”贾志发一拍大腿说：“沾（行的意思），村上还有几户富裕中农没有入组，咱去把情况讲给他们听听，叫他们也参加咱们的互助组，在贫雇农中，我看陈永贵是全村的强劳力，把他拉进来，这样，咱们既有‘利’可得，又弄上个干部参加咱的组，讲起话来也响亮了。”贾志发说到这里，洋洋得意地向大家扫了一眼，然后抹了抹那撮八字胡子说：“你们看这个主意不赖吧？”根小说：“叫陈永贵也参加咱的组，能办得到吗？”贾志发不耐烦地说：“你这个人总是前怕狼，后怕虎，世界上哪有不想占便宜的人？咱们这个组成立起来了，恐怕不去请他们，他们自己也要跑上门来了。我看事不宜迟，夜长梦多，今晚咱们就分头去串串门，关于陈永贵，咱先把他的名字挂上，等他区里开完会回来再说，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碰组，大家看怎么样？”几个富裕中农都点了点头，各自回家去了。

坚 持

陈永贵到区里开会去的第三天下午，以富裕中农为主的一批劳力好、土地好、牲畜好、农具好的富户，在贾志发的策动下，另外成立了一个互助组，号称“好汉组”。十六岁的贫农梁便良知道后，气得眼睛里直冒火星，连忙去找老贫农贾耕云商

量。贾耕云还不明底细，说了声：“咱去看看”，拉了便良往外就走。

两人刚迈出门口，六十多岁的老贫农老于迎面跑来气呼呼地说：“嗨！贾志发这些人讲了话不算数，怕咱们沾了他们的光，他们伙同组外的一些富裕中农，又成立了个什么‘好汉组’，真尖滑！”贾耕云觉得问题严重，连忙说：“管他‘好汉组’还是‘懒汉组’，穷不沾富，富不帮穷，走，咱们找永贵商量去。”说完，三人就急急忙忙地朝陈永贵家里走去。可是陈永贵在区里开会还没有回来，却碰到了十四岁的喜来小，十二岁的贾承小等几个娃娃和几个胡子一把的老汉。他们也是为贾志发分裂互助组的事来找陈永贵的。一凑合，正好四个胡子一把的老汉，五个十几岁的娃娃。大家见陈永贵还没有回来，便坐在大柳树下等陈永贵回来。

等了一会儿，忽听屋后有脚步声，大家以为是陈永贵回来了，刚要迎上去，可是转身一看，却是富裕中农贾志发。

只见贾志发左手拿着一副对联，右手拿着青玉嘴、黑漆杆、白铜锅的旱烟袋，一边走，一边在“哼哼，哈哈”地笑。走到陈永贵家门口，故意用力干咳了几声，然后“噤啦”一声，把一副对联抖开来贴在陈永贵的门上。贾耕云强忍着满腔怒火，劈头就问：“贾志发，你平白无故地在永贵门上贴对联干啥？”贾志发眨了眨眯成了一条缝的眼睛，然后得意洋洋地说：“怎么你们还不知道？这是我们成立了‘好汉组’，写的是‘互助合作，发家致富’。”梁便良一挥小拳头，虎着脸说：“不对，永贵叔说‘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你怎么说是‘发家致富’？”贾志发见是梁便良说的，就一本正经地说：“发家致富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就是为了发家致富，这有什么两样？”“不对！”

十二岁的贾承小反驳说：“永贵叔说发展生产是为了支援前方的革命战争，也是为了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发家致富是……”梁便良连忙接着说：“发家致富是资本主义思想，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永贵叔说咱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咱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其实，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贾志发确实说不上来，但他认为不在这些老汉、娃娃面前露一手，显不出自己的八面威风，所以就打肿脸儿充胖子，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大家都没有见过，我看，归根结蒂就是……”贾志发抓了抓头皮，然后又说：“归根结蒂就是个人主义吧！”这一说，却把大伙引得捧腹大笑。耕云老汉一针见血地说：“你这个人出尔反尔，分裂互助组，就是道地的个人主义哩！”这下，使孩子们都笑出眼泪来了。贾志发弄得哭笑不得，十分尴尬地说：“这……你们笑什么，你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说我分裂互助组，陈永贵也参加了咱‘好汉组’，难道他也分裂互助组吗？”“你说什么？”几个老汉同时间。贾志发说：“我说陈永贵也参加了我们的‘好汉组’，还担任了组长，你们别在这里等他了，还是拣几个门当户对的户，再去成立个互助组吧！”说完，“哼哼哈哈”地走了。

贾志发一走，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着急地说：“永贵叔参加‘好汉组’，我们咋办？”这时只听得耕云老汉放声哈哈大笑起来。老于连忙问：“耕云哥，眼看互助组走的走，飞的飞，你还笑得出？”梁便良也跺着脚，焦急地问：“耕云大爷，你到底笑的啥意思，给咱说说嘛。”贾耕云止住了笑，认真地说：“我笑贾志发这个人真蠢，笑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你们看永贵会丢下我们这老老小小的九户人家，去参加他们那‘好汉组’吗？”大家被

贾耕云一问，想起陈永贵的为人来。觉得陈永贵一贯为人正直刚强，处处为贫雇农着想，记得解放前有一年元宵节，闹迎灯，地主老财提出，迎灯队先到龙山，后到虎山，迎来龙虎吉星，给他们祝福，说这样做才能年年有余，岁岁发财，陈永贵对穷哥们说：“地主老财年年要咱们给他们闹迎灯，什么龙虎吉星？这全是财主们欺骗咱们的鬼话！他们作威作福，咱们受苦受难，咱才不听他的，这次偏不给他迎！”在陈永贵的带动下，这次迎灯没闹成。大家想到这里，感到陈永贵脑子里想的是贫雇农的利益，心里更踏实了。贾耕云又说：“看永贵的过去，就会知道他的现在，他不会丢下咱老老小小，他是俺贫雇农的带头人。”老于也说：“耕云哥说得对，咱贫雇农是一根藤上的苦瓜，有永贵来领导，咱们互助组有奔头哪！”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陈永贵从区里开会回来了。

陈永贵年纪三十刚出头，中等身材，生就一副浑身涨满了力气的身板子，结实有力。一张四方脸，两道匀称的浓眉，一双大眼睛显得分外有精神。今天他穿一件黑色对襟棉袄，里面穿一件白布衫，腰束青色布带，头包羊肚白毛巾。嘴角上挂着一串笑容。他一边走，一边回想着区委书记在会上所讲的互助合作和建设山区的宏伟远景。越想越美，他心里一乐，跑起路来更加轻松，只见他迈开大步，“噔噔噔”地直往村里走来。

陈永贵一进村，一眼看到这些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阶级弟兄聚集在村口等候自己，不觉心里一怔，不知村里出了什么事，于是紧跨几步开口就问：“耕云叔，村里出了什么事啦？”没等贾耕云开口，梁便良连忙抢着把贾志发等一些富裕中农分裂互助组，成立“好汉组”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最后贾

耕云补充说：“‘好汉组’把你也算进去了。”“把我也算进去了？”陈永贵吃惊地问。“嗯，他们还要你担任‘好汉组’的组长，门上的对联就是刚才贾志发来贴的。”陈永贵一听，觉得这里面定有文章，贾志发为什么趁自己不在村里，分裂互助组？为什么还要我去担任他们“好汉组”的组长？他再朝门上一看，只见对联上写着：“互助合作，发家致富”，立刻想起区委书记报告中讲到的，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要防止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心里顿时明白了。陈永贵再看看这批老老小小，他们的亲人有的是被日本鬼子活活杀害的，有的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奋勇杀敌在前线，他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是自己生死相连的阶级弟兄。他们单家独户搞生产有困难，只有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贫雇农是搞好互助合作的主要依靠对象。富裕中农成立“好汉组”，是他们真心实意地响应党的互助合作的号召吗？不，这是一种假象，他们是挂块互助组的招牌，暗地里仍旧要搞他们的发家致富。陈永贵想到这里，对大家说：“乡亲们，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互相扶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把你们撇在一边，那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一定和大家战斗在一起，你们九户，加上我一户，十户贫雇农团结起来，坚持到底！”“永贵叔，你不到‘好汉组’去，仍旧和我们在一个组里？”十二岁的贾承小天真地问。“是呀！”陈永贵一面说，一面装了袋旱烟，点燃后，“叭哒叭哒”地抽了几口，然后坐在一块青石上坚定地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永贵！”几个老贫农紧紧地握住了陈永贵的手，激动地说：“永贵，你这个话说得太好啦！”陈永贵